



《良友圖書目錄》

「良友圖書目錄」為二十開之正方形本，六十六頁。這本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第十一期，每年約出兩期。圖書目錄原為促銷之用，本來只有作者、書名、定價及出版年份幾項可也。但本刊編輯梁得所卻摒棄舊觀念，把它編成一本雜誌。除年內所出圖書分門別類展示以外，重點書籍還附了封面、插圖及短簡的文字推介。一九三三年，對「良友」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，他們出版了全套八十種的《一角叢書》，同時開始出版一九三〇年代最重要的純文學創作：全套四十種的《良友文學叢書》。馬國亮是「良友」的靈魂人物之一，他寫的《良友憶舊》（北京三聯書店，二〇〇二）是資料最翔實可靠的史書，我們知道他是《良友》畫報最重要的編輯，很多時會忽略了他同時也是位作家，這本《良友圖書目錄》中展示了他的散文詩集《昨夜之歌》和《回憶》外，還特別推介他的《國亮抒情畫集》，說是「線條嚴整，構圖緊密，表現深刻」之作，原來他還是個畫家！

良友圖書目錄

許定銘

圖書目錄是出版社促銷的工具，方便讀者及同行選購之用。但一些巨型及影響力大的出版社所出的書目，不單收到促銷之效，還因為它們定期出版，圖文並茂，附有出版歷史及計劃等文章，閱讀者可視之為出版雜誌，若干年後甚至可作為研究者極有參考價值的文獻，像如今大家見到的《良友圖書目錄》即是。

有一種愛叫沉默

文若溪



每每看到關於愛的報道，不是帶有悲情就是加了血腥，也許是因為特殊才會見諸於報端、上了鏡頭，也許關於愛，我們都在尋找答案，儘管答案太多，似乎無從定論。

其實，某種程度上來說，這些悲劇裡的人是些喜歡喧囂自我的人，帶了點不受約束的臆想，自己想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，或者說自己想要如何感受了，就把愛強加到相關聯的人身上。只是，己之欲未必他人就接受和配合，亦或是方式、方法顛覆了愛最初的美好願望。

有一個朋友，一直為愛的問題所纏繞，一邊是強悍、自己不喜歡的妻子，一邊是接連不斷的幾段情。看似情滿人生，實質他很痛楚，心中所想的愛似乎就在身邊，觸手可及，只要丟開俗世給予的生活。似乎還是那道選擇題，要麼是在道德的範疇裡為責任而活，要麼就是遂了心中所願，勇摘心中想要的愛。只是他沒有意識到，既然愛可以經歷一段又一段，又何來自己想要的那種完美？

也許，總得明白愛是什麼，雖然總是無法確切地說她是什麼。也許，愛一個人並不是他或是她是怎麼樣一個人，僅僅是因為自己喜歡跟其在一起的感覺。也許，她就是一種感受，是一種體會和經歷。生命裡存在的那股熱度和力量，需要宣洩出來，而這樣的過程需要一個載體，一個有着共同頻率的人來分享和完成。

只是，生活總是要分出現實和理想來，因為生活裡的許多不得已，才會理想裡追求的美好。現實的生活是，我們總不能為了夢想和希望裡，那個可實現或水不能得到的美麗花瓶而打碎手邊碗。生在凡塵，誰都不能免俗而不食了煙火，在遇到夢中人之前，上天也許會安排我們先遇到別的人；在我們終於遇見心儀的人時，愛已不適宜再拿出了。

沉默和喧囂之間隔了一座山，宿命的愛在得與不得之間，有時只能用沉默來對待，那個自我，那個想像得過於完美的東西。生活總會帶點缺憾而行，有的愛可以開放到荼蘼，美麗而又溫暖非常，而有種愛卻只能叫著沉默。

既知結局，那麼也許藏着最好，不必拿出來加在某個人身上。也許愛，她就是一個人關於美好的自我沉浸，有時用沉默來對待遠比其他來得更好。

斯坦福前世今生

張 生



第二十二。

斯坦福大學，在很多人眼裡，是美國西海岸第一學府。二〇一一年綜合排名，全美第五，前面四位是哈佛、普林斯頓、耶魯和哥倫比亞，全是東部的常青藤。同在西海岸，公立大學中長期位居第一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僅排名第二十二。

去斯坦福訪問，一般住在附近的Pala Alto小城，城中漢密爾頓街上的Casa O公寓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很多老師住過的地方。出門左轉二十步右轉，前進一百五十步左轉，就是著名的Palm Tree Street了。早晨七點半，朝陽初起，沿着路邊的棕櫚樹灑下，把草尖上的露珠幻化成鑽石；棕樹老化的樹皮絲絲縷縷地拖掛垂地，彷彿鑲邊的絲條；松鼠埋頭撿着松果，偶爾抬頭看路過的人，是否熟識。步行約二十分鐘，可以看到碩大的草坪，映襯着不遠處美輪美奐的西班牙式建築撲面而來，那就是斯坦福的主體建築了。

從外面看，這是一棟巨大的方形教學樓，巴洛克廊柱在細部極盡修飾之能事，窗門厚重，顯示其氣派。進得院內，有一寬闊廣場，無名紅花在牆頭上蠕動。斯坦福的新生註冊以後，尚不能自稱是斯坦福人，待月圓之夜，於此庭院接受老生之親吻，方為正式。庭院正面，是莊嚴瑰麗的斯坦福紀念教堂，由斯坦福的女兒捐建。門臉是馬賽克宗教題材鑲嵌畫，裡面富麗堂皇，彩玻璃繪着聖經故事，雕樑畫棟，不可方物，椅子等設施已經百餘年壽命。我去的時候，趕上貴客光臨，開放了祭壇和講台。據說，有資格在此演講的，均為學界魁首。順便說一下，斯坦福一百多年來已經培養了二十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。

穿過繁綺旖旎的遊廊，一座座容顏蒼老的建筑次第呈

現，滿面艷美的遊客和滿面自信的學生成為建築和森林的裝飾，胡佛塔引領着我的視線。

胡佛塔由美國前總統胡佛捐建，胡佛本人是斯坦福第一屆校友，早年在中國遊歷過，發了財，當了總統，是斯坦福的驕傲。胡佛塔邊，是美國國會的致敬銘牌。內部為「革命、戰爭與和平研究所」——鼎鼎大名的胡佛研究所。胡佛研究所研究人文社會科學，也有諾貝爾獎獲得者，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先後在此工作。胡佛研究所吸引中國學者的，當然是Chiang Kai-shek日記了。

楊天石、呂芳上教授說，看了蔣介石日記，感到有必要重寫中國近代史。我覺得，蔣介石在寫日記時，清醒地意識到是要留給後人看的，雖然他也勇敢地寫到自己圖謀使用化學武器以解雙堆集之圍(後來主動放棄)了，但總體上難免粉飾。有一個事件還必須考慮到——西安事變時，蔣日記曾被張學良繳獲，內中有他對各路英雄的月旦之詞，自然也包括對張學良本人的評價。內心被別人窺視以後，寫得更隱蔽一些，豈非常理？記得看到這一段，我當時就歪歪地想：蔣介石關張學良一輩子，是否就因為張看了他日記，怕他出去亂說？！

蔣介石日記到胡佛，是在郭岱君教授的牽線搭橋下實現的，在郭教授眼裡，斯坦福是個學術與學人的天堂，去胡佛研究所的中國學者，差不多全受過她的幫助。郭教授早年負笈東渡，在俄亥俄拿了政治心理學博士，研究政治人物的心理對政治實踐的影響，一九八四年與馬若孟教授合著《中國問題研究方法的檢討》，至今被視為必讀之書。後回台灣，「總統府」第一局副局長兼英文秘書，台灣副發言人等。又因不滿台灣政治中的怪現狀，到斯坦福任教、研究。我到胡佛，不僅沒給郭教授帶禮物，反而受郭教授請客多次，至今思之猶惘然不已。



從斯坦福大學教學樓看胡佛塔

張

生攝

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

馮 進



張元濟（一八六七至一九五九）可謂是二十世紀早期中國出版界的第一人。他是浙江海鹽人，出身於名門望族，書香世家。清末中進士，入翰林院任庶吉士，是蔡元培的同年，曾經擔任過上海南洋公學（交通大學前身）管理譯書院事務，後任公學總理。一九〇一年他以「輔助教育為己任」，投資商務印書館，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。從那時開始直至他逝世，張元濟和這個現代中國的文化重鎮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「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，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」，這是張元濟晚年所寫的一幅對聯。百年中國，多少人上下求索，尋找富國強兵之路。當年的知識分子投身於「文化救國」的不乏少數，惟有張元濟選擇了以出版推動教育。為中華民族的文明「續命」，嗜書、尋書、藏書、編書、出書，寫就了他一生的功業。

一九〇二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坊式的印刷工場，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。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，到一個弄堂的小廠裡跟一個小業主合作，因為他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聯繫起來。張氏執筆商務，嘔心瀝血，一方面搜集古籍善本，重刻出版《四部叢刊》，為天下讀書人所重；另一方面他聚集人才，一起編寫從小學、中學到大學的教科書，字斟句酌，精心推敲，成為全國通用的課本。有的課本重版三十多次，銷售超過一億冊。他的管理方式又強調辦事必躬親，對於出版的書籍，從內容到格式，從紙張到印刷，都用心考量。所以，商務出品，無一不是內容翔實，裝幀精美，受人歡迎。

在上世紀初的文化巨變中，商務印書館完成了從印刷工廠到出版巨擘的蛻變，成為晚清以來普及、傳播新知識的重要機構。到一九〇九年已是晚清僅有的十五家資產超過百萬元的企業之一。商務在張元濟的手中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文明的進步。掌管商務期間，他又以一種開明開放、兼容並包、海納百川的胸懷和學術情趣廣集人才。據《商務印書館大事記》記載：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間，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、謝六逸、鄭振鐸、周予同、李石岑、王雲五、竺可楨、任鴻雋、陶孟和、顧頡剛等，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國文化科學領域的一代宗師。商務印書館也因此和五四時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一樣，成為「各方知識分子匯集的中心」。到一九二六年，商務已經是遠東最大的出版商。分館不僅遍及中國，而且開到了香港南洋。在上海的寶山路，建起了規模宏大的商務印書館總廠，滄葦樓也擴建成為東方圖書館，向公眾開放。抗戰時期，日軍蓄意掐斷中國文化的命脈，狂轟濫炸之下，不僅商務印書館被夷為平地，東方圖書館的善本也被大量燒毀。半生心血鑄於丙丁，張氏的心境可想而知。

然而，仰天長嘆「廿年心血成銖寸，一霎書林換劫灰」之後，六十六歲的他在東方圖書館被焚毀的當天立即重返商務，主持商務復興的工作：每天早上八點上班，下午六點下班，晚上回家校勘古書。張元濟對向他表示慰問的胡適說：「如果商務從此漸滅，未免太為日本人所輕。」以後的歲月裡，他被困孤島上海，依靠賣字畫為生，生活艱難困苦，但堅決不當漢奸。因為他對於保存中國文化的卓越貢獻，也因為他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風骨，張元濟被後人譽為「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，能實現新道德的舊紳士。」

偽粉絲

王 璞



這天，在美國念書的兒子電話裡告訴我：「我有粉絲啦！」語氣中有掩不住的興奮。

我心裡也一熱，剎那間有了偶像他老媽的感覺，驕傲，得意。然而畢竟也算得上個現代人了，明白現今便是擁有數以百萬計的粉絲也不算稀奇，芙蓉姐姐的粉絲還動輒千萬呢。

電話那頭的兒子彷彿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忙接着道：「是個名校碩士生呢！他說讀過我的書，還說想跟我請教。」

兒子在內地出版過一本學術書，只印了兩千本，三年了，據說仍未銷完，孔子網上已經出現打三折的二手書。現在竟然有青年學子讀過並且有心與之切磋啦？！

原來，該名粉絲是兒子的一位師兄在內地研討會上遇到的，聽說他這師兄來自美國某校，這位青年便走來攀談，問他認不認得某某某（吾兒之名），認得！還是你師弟！青年狀甚驚喜，便道出了以上那番話，並要去了偶像郵址，還說：「這本書在學界蠻看好的，聽說台灣有位教授的書裡還提到它了。」

太好了！太可喜可賀了！契爾夫不是說過嗎：作家聽人讚美他的書，躺到棺材裡了都會翻生。何況活蹦亂跳卻正困守沙漠寒窗苦讀的吾兒。之後，我便常常在電話裡跟兒子打聽他粉絲的事，而兒子也津津樂道地通報着有關信息：「他跟我聯繫上了。」「他上了我的博客。」「昨天我們還QQ了。」等等。前不久我突然發現：啊，怎麼多日不見兒子提到他粉絲了，便忍不住問起，不料我話音未落，電話那頭就是一聲長嘆：「唉一別提他了！我上當了！我受騙了！」

「啊，騙子？騙了你多少錢？」「媽你怎麼開口就是錢？世界上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。」

「那……難道……」我不敢想下去了。幸而兒子也急於傾訴，三言兩語之下，我便大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原來該名粉絲與其說是吾兒的粉絲，不如說是吾兒導師的粉絲，與其說是吾兒導師的粉絲，不如說是吾兒導師的潛在投考者。因那導師是美國名教授，內地學子爭當其門生者衆，為求獨佔鰲頭一發中的，這位好青年用心良苦，他取由線救國戰術，先從其諸位門生處側攻，各個擊破之後，再直取主帥，果然一發中的。「哈，這麼說，是條偽粉絲……」我道，正打算趁這機會給兒子來一場九斤老太式教育：如今的人如何如何，以前的人如何如何，年輕人虛榮心太重就會上當，云云。兒子呵呵一笑打斷了我：「媽你也不用幸災樂禍啦，我虛榮我淡薄我無聊好不好？不過這事要放到你身上你會怎樣？你不是人家一誇你的書你就引為知己；人家一罵你的書你就怒髮衝冠嗎？呵呵。」頓時，我啞火了。



賴 晨

客家兒歌云：三面鑼，兩面鼓，兩人來到汀州府，買了二塊白豆腐，一個哇（說）要煎，一個哇（說）要煮。兩人爭得日鼓鼓，何苦，何苦？又云：月光光，看新娘，新娘十分靚，扛去下湯坑，湯坑三步路，豬肉煮豆腐，豆腐密密溶，阿妹拿竹桶。生活在稻菽文化區的客家人愛吃、會吃豆腐。

客家遠祖來自麥作文化區的中原，節日慶典都要吃餃子。餃子有其家喻戶曉的民俗內涵，象徵着喜慶團圓，特別在除夕夜，全家人歡聚一堂包餃子，彼此爐寒問暖，敘情達意，其樂融融。作為客家人聚居地和大本營的閩粵贛邊區三十三個縣，盛產

黃豆，而以黃豆製豆腐是客家先民的老手藝。所以，他們因地取材，用古老而先進的烹飪技術與這裡豐富的黃豆資源相結合，將肉餡釀入豆腐，製成瓤豆腐（豆腐餃），藉此傳承中原吃餃子的民俗就水到渠成了。客家瓤豆腐的製作採用中原地區的古老方法。精豬肉（瘦肉）、生香菇、竹筍等切碎，加鹽、澱粉、蛋清等攪拌均勻，醃漬為肉餡。將豆腐切成厚度適當的三角形，入開水焯一下，使豆腐硬結晾涼後，用筷子在其中一面挖一個可供填充肉餡的小洞，塞入肉餡成坯。起油鍋，將有餡的一面在鍋中煎炸至金黃色，或加鮮湯燜幾分鐘，或取碗裝起煎好的坯（有餡料的一面朝下），在武火上蒸十來分鐘後，將其扣入盤中即可食用。還有一種代表性的做法是：將老豆腐（只有老豆腐油炸後才會膨

古人也行計劃生育

劉 亮



文化什錦

我國古代曾多次進行人口普查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在洪武二十六年普查全國人口，為六千零五十四萬萬人，比元朝增加七百餘萬人口，其中城市人口增長尤甚。到清朝乾隆年間，全國人口突破三億大關，康熙曾擔心「將來戶口日增，何以為業」的局而終於出現了，乾隆慶年仲仲地說：「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，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，生之者衆，食之者衆，朕甚憂之。」於是，乾隆帝命各級官吏奏明人口增長的原因。清代經濟史家同時也是乾隆年間進士的洪亮吉為此還寫了《治平篇》和《生計篇》，全面分析了人口增長與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，在當時人們對人口問題尚未有深刻的認識，他卻洞見到了這問題的嚴重性。洪亮吉認為當時人口的增长已遠遠超過了田地與房屋的增長，使得其不足，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。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，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，士者十倍於前而儒書教授之館不加增。他既看到了人口增長過快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和人民的的生活水平，又看到了土地大難兼併對這一矛盾的加劇。「況有兼併之家，一人據百人之屋，一戶佔百戶之田，何怪乎遺風而、霜露、冰寒、顛路而死者之比此乎！一於是他建議廣開墾土地，進行人口遷徙，禁止土地兼併，並且減輕賦稅，厲行節約，力爭物盡其用。

後來，晚清的歷史學家汪士鐸在其所著的人口學專著《乙丙日記》中又明確反對早婚，提倡晚婚，「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下，女子二十歲以下嫁娶

可見，古代的先賢們曾對人口控制提出過各自的觀點，而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當下，世界人口已突破六十億，為了使人類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存空間，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依然勢在必行。